

## 4. 椅子

### 【詩歌原文】

室內，一張椅子  
在過午的陽光下，佇立  
等待屬意她的人來落座  
時間，被擦拭、打過蠟般  
發亮

無法想象這人如何穿著  
尋常紡織的卡其布服？  
隨風迤邐的曳地羅裙？  
法蘭西絨條紋的西褲？  
廝磨褪色粗硬的 Jeans？  
沒有預示，毫無先兆

跨大步的分針，追趕邁小步的時針  
在日影斜中，椅子開始扭動變形  
高瘦的椅腿，奇幻的修長  
門緊閉、窗半敞的屋子  
沒人走過，一切靜默無聲  
只見椅子腿不斷加長  
快跨出室外去了  
椅子，繼續顛倒夢想

一匹黑影，冷不防自窗外躍下  
篤的一聲，跳上椅墊  
從發出輕微咕嚕的喉音裏  
椅子，吃驚的明白過來  
她，終於等到了久候的嬌客  
一頭貪睡而自在的  
貓

——張香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8年



### 引導題

詩歌如何通過擬人的手法賦予一把椅子獨特的情態與思想？

## 【詩歌分析】

### 現實與幻想的午後奇思

——淺析詩歌《椅子》

人總是對未知的幸福充滿幻想和奇思，在期待中等待。在張香華的詩歌《椅子》中，這把被人格化了的椅子也一樣。詩人巧妙藉助擬人的手法，賦予了這把椅子以人的情態與思想，並通過多種意象的組合和意境的建構交織，為讀者生動地描繪了一場幻想與現實共舞的午後奇思。

開篇詩人便點名了詩作的主角與場景：“一張椅子在過午的陽光下，佇立”。一個“佇立”，一下子就把靜態的椅子給“激活”了。這樣平鋪直敘的開場可謂開門見山，直接把人物帶入了一個溫暖安靜的午後，營造出一種寧靜閒適而慵懶的意境。再加上“等待”無盡的時間和未知的落座者這一舉動，讓人感覺難免有些無聊和寂寥，詩人藉此良機，便將思緒自然引到了椅子在等待中所做的事情：幻想。“時間，被擦拭、打過

蠟般 / 發亮”，既寫出了椅面在光照下發亮的特點，也流露出等待者對光影緩慢挪動的細微感受。不難看出，第一節藉助“佇立”和“等待”兩個核心動詞，賦予了椅子以人的行為和心理，拉開了椅子奇思之旅的序幕。

如果椅子被激活是詩歌的“起”，那隨後的大膽想象就是“承”了。順承第一節的“立”和“等”，第二節表現了椅子的“想”。詩人使用滿載意象的四句排比疑問句，為讀者勾勒了椅子想象出的四種來客的衣著打扮，躍然紙上如若近觀。“尋常紡織的卡其布服”“隨風迤邐的曳地羅裙”“法蘭西絨條紋的西褲”和“廝磨褪色粗硬的 Jeans”，這四句，通過四種不同質地的服飾意象，讓人聯想到普通尋常客、長裙婉約的女人、西裝革履的商務男士、隨性休閒的路人等等不同形象。這四種打扮也對應了四種類型：尋常、柔美、正式和粗硬。羅列種種，實為具象化“椅子”的想象。“無法想象”和“毫無先兆”兩句更是直接表現了這些意象皆無端幻想、沒有依據，可以說，這樣的想象直接表現的是“椅子”的所思所期，它希望來者可以是這些穿戴整齊的各色人類。反問的語氣，配合四種截然不同的意象，詩作在生動展示出人格化的椅子所想象的內容之餘，還添入了一絲激人遐思的懸念。

伴隨著想象中的懸念，椅子的思緒也進一步發散。第三節開頭“跨大步的分針，追趕邁小步的時針”兩句承上啟下，以時間流轉為序，拉動著讀者們的目光與思維急轉而下。“日影斜斜”描繪了一個瀰漫著困意的溫暖午後。正是在這樣安逸的意境中，“椅子”的想象進一步昇華了。這裏詩人並未直接點明，而是通過描寫場景意象，製造出一個幻想空間的意境。“高瘦的椅腿”“奇幻的修長”等句將由光影角度變化帶來的誇張影子述虛為實，表現了此幻想的肆意縱橫，從思維延展至現實。而“門緊閉，窗半敞”這兩個門窗意象則輔助製造了一個似有風拂來、溫柔愜意、“靜默無聲”的空間，惹人神思倦怠，開始白日夢。“椅子腿不斷加長”“跨出室外”等句，不僅是在寫光影形變，也更是在寫椅子對來客的期待，甚至想去室外看看。時間與椅子的期盼一同拉長，也對應了進入自我境界的幻想。跟隨詩人建構的場景和意境，椅子的午後奇思漸入佳境，由“想”而“變”，意象意境之間也相輔相成，讓人彷彿身臨其境。

行文至此，由具象至抽象，也該回歸現實了。終於在第四節，詩歌出現了“突轉”，椅子如從夢中被驚醒。詩人用“一匹”“篤”等字詞來繪形繪聲，寫出了椅子的想象如何被打斷，加之“冷不防”的驚訝心理，皆表現了來者的輕盈快速、來勢突然。簡練貼切的用詞選擇，令人讚歎。從“窗外躍下”“跳上椅墊”等句中不難看出，這位

坐客似乎並非人類。“椅子，吃驚的明白過來”一句再次運用擬人手法，表現了椅子對於發現來客是一隻貓時的驚訝。雖說是意料之外，但“等到了”“嬌客”等用詞表明，椅子對於這位客人還是滿意的。沒有華麗衣著和整齊穿戴，但卻貪睡自在、輕盈可愛，現實雖與想象不同，卻也不壞。

《椅子》一詩，取材於尋常生活，語言綺麗精妙，手法生動有趣。藉助擬人化的椅子，藉助人性相通的想象來描畫期盼中的來客模樣，以此印證人類對未知事物的綺麗嚮往。由一張椅子的所盼所想出發，隨後進入自我境界，最後被現實打斷回歸。本詩在表現栩栩如生、奇妙的幻想場景之餘，也體現了現實與想象往往有偏差，但無論想象如何現實怎樣，結果也可以是不錯的安排。就像詩中的椅子最終等來了“嬌客”貓咪，詩人彷彿也在告訴讀者，生活中遇到的種種不確定性，大約即便意料之外，應該也不賴吧。



### 點評

語言表達上的凝練性和含蓄性，加之分節分行的排列形式，使得詩歌這種文學體裁的文學分析寫作較之於小說和散文，往往更具挑戰。但也正因為如此，從詩歌的分析中也更能看出考生在文學鑒賞方面的功力。這首詩歌取材於日常生活，能把一張普通的椅子和一隻貪睡的貓寫得活靈活現、饒有趣味，足見詩歌作者對於生活的細膩感知和超強的藝術想象力。在藉椅子的感受來寫人的感受的過程中，擬人手法可以說恰到好處地幫助這首詠物詩表達了特定生活情境下人物的某種情思。作為一種修辭手法的擬人倒不難分析，但要具體論述它如何在詩歌作品中賦予特定物象以人格化的特點，卻也並不容易。這篇評論看似循詩歌行文順序逐節分析，實則展示出對詩歌結構的準確把握，在解讀椅子由“立”而“等”，由“想”而“變”的縱向思緒過程中，考生很有“代入感”地“還原”出了椅子的獨特情思，輕盈靈動的文學分析方式和詩歌本身具有的趣味性可謂相得益彰。全文有焦點、有條理，各段段首的觀點句很好地起到了組織串聯的作用，對擬人、想象、意象和場景等手法也有準確的識別和分析，由“午後奇思”得出的關於現實與想象之異的結論也比較貼切，整體完成

度較高。

這篇文章也在告訴我們，所謂的“不要按行文順序”或者“逐字逐句”來分析也並非絕對，關鍵還是要能識別出各部分之間的關聯所在。如果能找準焦點，恰當地概括出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即便是按照行文順序逐行分析，也同樣可以詮釋得很精彩。就像這篇分析，在聚焦擬人手法的同時，也展示出了考生對於詩歌結構特點的把握，而且最終都能落腳到主題理解上。這種事半功倍的寫法，值得學習。



# 1. 玩偶之家

## 【戲劇原文】

以下選文選自丹麥劇作家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全劇的結尾部分。女主人公娜拉最終選擇了離家出走。

- 娜拉 照我現在這樣子，我不能跟你做夫妻。
- 海爾茂 我有勇氣重新再做人。
- 娜拉 在你的泥娃娃離開你之後——也許有。
- 海爾茂 要我跟你分手！不，娜拉，不行！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
- 娜拉 (走進右邊屋子) 要是你不能設想，咱們更應該分開。(拿著外套、帽子和旅行小提包又走出來，把東西擱在桌子旁邊椅子上。)
- 海爾茂 娜拉，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
- 娜拉 (穿外套) 我不能在生人家裏過夜。
- 海爾茂 難道咱們不能像哥哥妹妹那麼過日子？
- 娜拉 (戴帽子) 你知道那種日子長不了。(圍披肩) 托伐，再見。我不去看孩子了。我知道現在照管他們的人比我強得多。照我現在這樣子我對他們一點兒用處都沒有。
- 海爾茂 可是，娜拉，將來總有一天——
- 娜拉 那就難說了。我不知道我以後會怎麼樣。
- 海爾茂 無論怎麼樣，你還是我的老婆。
- 娜拉 托伐，我告訴你，我聽人說，要是一個女人像我這樣從丈夫家裏走出去，按法律說，她就解除了丈夫對她的一切義務。不管法律是不是這樣，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拿去，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還給我。

海爾茂 連戒指都要還？

娜 拉 要還。

海爾茂 拿去。

娜 拉 好。現在事情完了。我把鑰匙都擱在這兒……

海爾茂 完了！完了！娜拉，你永遠不會再想我了吧？

娜 拉 喔，我會時常想到你，想到孩子們，想到這個家。

海爾茂 我可以給你寫信嗎？

娜 拉 不，千萬別寫信。

海爾茂 可是我總得給你寄點兒——

娜 拉 什麼都不用寄。

海爾茂 你手頭不方便的時候我得幫點兒忙。

娜 拉 不必，我不接受生人的幫助。

海爾茂 娜拉，難道我永遠只是個生人？

娜 拉 (拿起手提包) 托伐，那就要等奇跡中的奇跡發生了。

海爾茂 什麼叫奇跡中的奇跡？

娜 拉 那就是說，咱們倆得改變到——喔，托伐，我現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跡了。

海爾茂 可是我信。你說下去！咱們倆都得改變到什麼樣子——？

娜 拉 改變到咱們在一塊過日子真正像夫妻。再見。  
(她從門廳走出去。)

海爾茂 (倒在靠門的一張椅子裏，雙手蒙著臉。) 娜拉！娜拉！(四面望望，站起身來) 屋子空了。她走了。(心裏閃出一個新希望)  
啊！奇跡中的奇跡  
——樓下砰的一響傳來關大門的聲音。

——易卜生，《玩偶之家》，人民文學出版社，潘家洵譯，1978年



## 引導題

選段運用了哪些手法來刻畫娜拉這一獨立女性形象？

### 【戲劇分析】

#### 淺析結尾選段對娜拉獨立女性形象的刻畫

新時代女性對人格尊嚴的維護與對經濟獨立的追求是現當代女權主義文學探索的重要母題。在戲劇《玩偶之家》的結尾選段中，作者易卜生通過展示娜拉與其丈夫海爾茂不可調和的衝突與她決意離家出走的堅定意念，將全劇推向高潮。藉助人物台詞、舞台提示語和象徵手法的運用，作者成功塑造出一個堅毅果敢的獨立女性形象，並藉此表明勇敢伸張和積極抗爭是新時代女性掙脫父權文化枷鎖、走向自由與平權的必由之路。

《玩偶之家》結尾部分娜拉的唸白句式簡短精煉，毫無拖沓與婉轉的表達，多直陳祈使，少抒情議論，語氣平白而不失力量，冷淡而不失果決，展現了新時代獨立女性的語言精神風貌。文中多處出現的直截了當的強調否定式，諸如“我不能跟你做夫妻”“要是你不能……咱們更……”“不能在生人家過夜”“不，千萬別寫信”“什麼都不用寄”以及反覆的告別（如兩次“再見”），有效構築了一個敢作敢為的女性形象。而在後半部分，娜拉關於法律義務與婚姻締結條約的解讀與論述則為其出走的原因增添了一分理性主義的色彩，展現了新時代女性熟練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與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勇敢作為，從而與僅靠傾泄感情的海爾茂在認知層次上形成了一種“反傳統”的二元對立。相反，海爾茂在劇中反覆的規勸與糾纏則顯得單薄無力：從“明天再走”的挽留到“像哥哥妹妹那麼過日子”的好言相勸，從“會想我嗎”的感情訴諸到“我得幫點兒忙”的利好誘惑，海爾茂層層遞進的試探性疑問句和感歎句與娜拉的直陳產生鮮明的對比，展現出了他面對女性直接反抗時手足無措、卑躬屈膝、虛偽做作的神態。

除了人物唸白，富有節奏韻律、聯動流暢的舞台提示語同樣也是塑造娜拉獨立堅強女性形象的一大核心戲劇要素。在選段的第六到十行中，作者連續使用了“穿外

套”“戴帽子”“圍披肩”及後續的“拿起手提包”等多個簡明直接的動作提示語，描寫了娜拉收拾家當、整理行裝之流暢迅捷，一方面表現出娜拉離開的心意已決，顯示出其果敢堅決，另一方面也是藉助快速、高密度的動作激化戲劇衝突，釋放出因先前含垢忍辱、遭受百般欺凌而積壓的怨氣與忿怒，使前後對比更加明顯，展現出量變引發質變的結構必然。相反，結尾部分在娜拉出走後，關於海爾茂的動作與神態指示語則起到了反襯女性重要社會地位的作用。“倒在靠門的一張椅子裏，雙手蒙著臉”展現了他內心的追悔與痛惜，“四面望望，站起身來”則刻畫了他在妻子離去，獨自留下時的寂寞、悵寥與迷惘。作者通過刻意渲染這種失落的感性因素，賦予了海爾茂與先前霸蠻虛偽的傳統大男子主義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彰顯了其軟弱可欺的弱者形象，也由此反襯和強調了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選段在塑造娜拉形象時，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也值得一提。譬如文末出現的“奇跡”一詞，借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衝突理論與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它可以理解為被壓迫階級對統治階層至上而下進行溫和改革的某種一廂情願、烏托邦式的幻想。而娜拉宣稱“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跡了”，正表明她已然洞見了自己與以她丈夫為代表的大男子主義文化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戲劇末尾提到“樓下砰的一響傳來關大門的聲音”，這一聲關門巨響既可視為全劇的終點，也可理解為拉響女性解放思潮的革命炮響的象徵。娜拉在結尾處的這一行動，展示的正是女性由特殊到一般、由個體到群體的意識覺醒與全面抗爭。

綜覽選段，易卜生以生動的對白、簡扼的舞台指示與深刻的象徵主義表現手法，刻畫了一位不向社會傳統低頭、勇敢抗爭的女性形象，是一次積極的、具體而又廣泛的、對於女性平權運動的文學性詮釋與回應。



## 點評

戲劇選段在試卷 1 中並不多見，但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類型，由於其“現在進行時”的特點，很能考驗學生進入戲劇情境、把握戲劇衝突的能力。像戲劇衝突、人物台詞、舞台說明等，都是常見的戲劇人物形象塑造方法。這篇節選出自“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結尾部分，是整個

故事男女主人公之間的矛盾衝突達到頂點之處，人物性格也在此處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考生能根據引導題，結合具體文本，從人物的台詞、舞台說明等方面展開分析，條理清晰，重點明確，尤其對於人物行為背後的象徵意義也有關注，展示出對於作品主題的深刻理解。總的來說，這種圍繞人物塑造技巧“花開三朵，各表一枝”的寫法，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圍繞焦點多層次展開的結構方式，但在運用中需注意對各“枝”文學手法的識別一定要準確。這也提醒我們：在試卷1複習階段需要對各種不同文學體裁的常用技巧有充分的積累和準確的把握。



## 7. 老夫妻

### 【戲劇原文】

外面的大雷雨漸漸止住了。有一個老太婆，在灶間內燙衣服。他的丈夫，渾身淋著水，自外面走進。

老太婆 哪，我曉得你又忘記了。

老太公 忘記了什麼？

老太婆 忘記了什麼？你須問你自己，我哪裏知道？

老太公 哦！我記得了。你不是說那塊雞蛋糕嗎？

老太婆 不是它又是什麼？

老太公 你看哪！我兩隻手裝得這樣滿滿的，哪裏再能把它帶回來？

老太婆 很好，晚餐的時候你可不要咕嚕就是了。

[老太公走進臥房，換濕衣。]

老太婆 (對著臥房高聲說) 你換了衣服，立刻就去把那扇門釘好罷！

老太公 (口中咕嚕著向外面走去) 大概我終年終日，總是不應該有一刻兒休息的。

老太婆 不錯不錯，這句話是我常常對自己說的。我說：“我自從嫁了這個亨利華倫，簡直可以說沒有休息過一天。一家八口，燒洗縫補，哪一件不是我一人做的？”現在孩子們都大了，他們也不要我了……

[一個隔壁的寡婦進來，向老太婆借報紙，忽見她怒容滿面。]

寡婦 華倫太太，今天又有什麼事不稱心了？

老太婆 (指著籃中未燙的衣服) 你看！

寡婦 但是，多燙一件衣服，就是說你家中多有一個人！像我這樣……

[老太公口中噓著氣，自外面走進，忽然看見寡婦。]

老太公 陶林太太，你來得正好。今天我妻子不知又吃了什麼不消化的東西，她正在發氣哩。

寡婦 (站了起來且笑且歎氣) 好了好了，華倫太太，我丈夫沒有死的時候，我也常常如此。現在我想起從前我們兩口兒嘔氣的情形，覺得已經和在天上一樣，更不要說起我們說笑快樂的情形了。  
[寡婦取了報紙自去。]

老太公 愛娜，我們該用晚餐了。

老太婆 (放下熨斗，一面解圍裙，一面說) 好好，我也餓了。  
[老太婆取出了晚餐，老太公幫助她把它擺好了，兩個人坐下來吃著。]

老太婆 啊呀！你的鞋襪都濕了，還不快去換掉，當心明天又要生病。

老太公 好的，好的，我吃完了這樣菜便去換。  
[老太公走進臥房去換鞋。]  
[老太婆取出了一塊蘋果做的點心，放在老太公的座位面前。]

老太公 (自房中走出看見點心) 這是哪裏來的？

老太婆 這是我今天為了你做的。

老太公 愛娜，你可記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到你家裏去看你，你把這個點心給我吃的情形嗎？

老太婆 怎麼不記得？那天你還差不多把碟子都吃了下去呢！

老太公 (且吃點心且說) 這個點心也和那天的差不多；不過碟子是我自己的，我卻捨不得把它吃下去！  
[老太公說著，兩個人忍不住，都笑起來了。]

——陳衡哲，《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1918年10月15日



### 引導題

請分析評點戲劇衝突在此短劇中的設置及其作用。



## 寫作提示

☆ 短劇中的場景設定在同一處，其是否具備典型性及如何彰顯出此作的思想意義？

☆ 作者安排了第三位人物寡婦的出現，用意何在？

☆ 在這一場景中，作者如何表現出這一對老夫妻之間相處氛圍和彼此態度的變化？這與“戲劇衝突”的定義之間如何產生關聯？

